

联 合 国



安全理事会

正 式 记 录

第 二 十 二 年

第一三七四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374)	1
通过议程.....	1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控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218)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三百七十四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M. B. 康特先生**（马里）。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印度、日本、马里、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374)

1. 通过议程。
2.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控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218)。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控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218)

1. **主席：**根据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第一三七二次会议的决定，经安理会同意，我提议现在请刚果民主共和国、葡萄牙、布隆迪、赞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并请他们在指定的席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U. 卢特特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和**F. 米兰达先生**（葡萄牙）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T. 恩桑泽先生**（布隆迪）、**J. B. 姆温巴先生**（赞比亚）和**T.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在指定的席位就座。

2.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查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发言名单上第一个发言人是葡萄牙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3. **米兰达先生**（葡萄牙）：我国代表团在今天下午发言，感到十分遗憾，因为我们不得不就审议中的问题的某些丑恶和无聊的方面加以分析。

4. 我必须从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在十一月八日，星期三〔第一三七二次会议〕的首次发言谈起。他在那次发言过程中让理事国的代表们传阅了两件证物，并且拿着影印本宣读了他所谓的属于比利时政府内部文件的一封信。他还从最近出版的一份纽约时报中引用了某些所谓事实，其明显用意在于试图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的来信中〔S/8218〕最初提出的葡萄牙与雇佣军“共谋”这一控诉扩大根据。对于这些问题，我将依次加以评论。

5. 首先是这些照片。它们能证明什么呢？什么也证明不了，什么也绝对证明不了。出示这种照片只能被认为是企图维护毫无根据的控诉，正如一个讼棍试图用无关的琐事去影响法官那样。但是，刚果代表在出示这些照片时，对于葡萄牙的士兵进行了诽谤。那些诽谤是极其粗俗的，我希望刚果代表经过考虑之后，将其收回。他关于照片的其他想法同样是主观的和文不对题的。没有什么可以说明照片里的人就是雇佣军，并且，如果吉普车象他所强调的那样没有行车牌照，那并不意味着这些吉普车是雇佣军所使用的。这些照片可以是在任何地方拍摄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明它们是在安哥拉拍摄的。总之，照片随时是可以伪造的。

6. 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出示的其他证物，也不能使他有利一些。其中谈到的那家比利时杂志是有一段古怪的历史的。我敢肯定，刚果政府对这一点了解得十分清楚。刚果政府的一个成员现在把这个杂志的一期带到安全理事会上来，这本身看来就是肯定了那段历史。即使不管这些，这份杂志也什么都不能证明。

7. 我现在来谈谈那封所谓从比利时政府内部档案材料中拿出来的信。它是真有其事呢，还是伪造的呢？是由比利时政府授权使用的呢，还是泄露秘密呢？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并且涉及到其他一些性质严重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难于置信的故事。一国政府为另外一国政府提供内部文件公开用来反对第三国政府，这是极不正常的，而且我们也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理由使得刚果政府必须借助于比利时的文件作为证据。在安理会星期三会议后不久，我们就找刚果代表团，请求让我们看一看那封信的所谓影印本，也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曾在安理会上大肆炫耀的那封信。我们的请求遭到了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没有必要去分析那个文件的内容。我们有权利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因为那个文件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式代表在他向安全理事会严肃控告我国的过程中所担保过的文件，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对其作如下评论。

8. 为了论证的方便，假定那封信是确有其事的，是否就可以公开地、甚至于认为适宜地提出一个第三国政府的内部文件作为证据呢？安全理事会在将来的实践中也打算承认这种证据吗？一国政府能通过什么途径得到另一国政府的秘密文件呢？葡萄牙政府的内部通信——比如我国某一大使致我国外交部的一封信——也能被用来作为反对第三个国家的证据吗？更具体地说，如果把一封葡萄牙政府的内部信件拿到这里来，说明在刚果有比利时的、法国的、英国的或美国的雇佣军，这样一种信件能够作为证据吗？

9. 根据前面所有这些考虑，我感到，我们提请安全理事会以极大的保留态度来对待比利时内部档案材料中的那封信，这样做是正确的。虽然如此，为了论证的方便，先不管上面所有那些考虑，让我们姑且承认那封被炫耀但未提交这次安理会加以审查的所谓“比利时的信”是真实的。那封信究竟谈了些什么呢？

10. 那封信说：约有十八名雇佣军和加丹加的宪兵乘自行车从卢阿希进入基森盖，这两个地方均在刚果境内；他们是由一个法国人皮雷少校所指挥的，其中大部分是法国人，还有一名哥伦比亚人和一名越南人；有些伤病难民越过刚果边境进入安哥拉，并且从那里撤退到比利时去了。

11.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葡萄牙当局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可能收容了一些从刚果境内一个交战地区逃出来的受伤病危的难民。我认为，我国代表团有权问道：葡萄牙当局的这种作法怎样违反了国际公约？

12. 必须注意的是，即使那封“比利时的信”也并没有说那些雇佣军是葡萄牙的国民，或者说他们是由葡萄牙政府派遣到刚果境内执行他们的所谓任务的。

13. 其次，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提到了纽约时报，并且引用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该报中的话，想进一步证明葡萄牙与这次所谓雇佣军入侵刚果一事有关。他在这方面得到了埃塞俄比亚代表的支持，该代表也引用了同一报纸的另一篇文章。此后，他还得到了苏联代表的支持。

14. 我国代表团当然了解纽约时报的地位以及它完全应有的声誉。但是，我们必须声明，我们并不从这家报纸找我们的论据，或者为了这种事情从任何其他报纸找论据；我们也并不经常完全同意纽约时报所发表的东西。可是，由于要控告我们那些人认为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是可以信赖的，同时由于安理会这样有名的理事国在这方面也支持他们，因此，我们也可以作为一次例外，来考察一下那家报纸说了些什么。

15. 议论中谈到的纽约时报的文章透露了什么呢？在一篇该报记者署名的报道中，该报约以六栏冗长的篇幅，报道了所谓通过里斯本以及从里斯本把人员和武器由海上和空中秘密运到非洲、特别是运到刚果的活动。去掉那些耸人听闻的渲染，纽约时报记者所报道的在实质上不过是如下的所谓事实。

16. 有飞机穿过里斯本，并且在里斯本和非洲之间运送人员和武器。那些飞机当中，有些是属于一

个美国公司并由它所经营的，其名称是“航空动力公司”，该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北好莱坞和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设有办事处。那些飞机的飞行员中，有姓名未披露的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也有美国公民亨利·沃顿先生和拉里·拉布先生。他们运往非洲去的人员全部都不是葡萄牙国籍。列出的姓名中有一个是罗贝尔·德纳尔上校，法国国籍，他受雇于刚果政府并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所留用，此人据说是雇佣军的指挥官。还有另外一个法国公民皮埃尔·洛雷斯先生，显然是一个雇佣军的招募人员。至少有二十名西班牙国籍的人被列入志愿参加雇佣军部队的人名单。

17. 运往非洲的武器也不是来源于葡萄牙或者是在葡萄牙制造的。据纽约时报说，“法国、瑞士和西班牙的军火商”被认为与供给武器有关，并且在十一月四日前一周内有一架“法国注册的运输机据报告已经到达里斯本”，该机“来自爱尔兰，载着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武器”，正在飞往非洲的途中（纽约时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第24页）。

18. 上述全部事实，如果按其表面价值加以接受的话，意味着如下性质严重的结论：纽约时报的文章明确提到的那些国家都牵涉在内。可是，那些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国家在安全理事会上受到控告。我并不是在控告任何国家。我是在叙述纽约时报提供的事实。如果受到控告的国家想要否定这些事实的话，它们就应当否定那个报纸本身。并且，如果有人为了替那些国家说话而进一步说，它们全都曾经提出过它们不从事这种行径的保证，那么我也必须指出，葡萄牙早已作过同样的保证。

19. 然而，纽约时报突出地提到了葡萄牙的名字，这是不公正的。其明显的理由是，有雇佣军和载有武器的飞机在运输途中经过了葡萄牙的领土。在这个问题上，纽约时报的记者本人说道：“星期四夜间在对纽约时报一名记者的声明中，一位葡萄牙政府发言人承认‘经过里斯本飞机场是在进行运输’……但是，他说，这是外国飞机在运输外国货物，因此，葡萄牙‘与此事无关’。”

20. 在这里，我必须提出一些有关的问题：为什

么那些雇佣军所属国家不吊销他们的护照，并且据此通知葡萄牙政府呢？那些雇佣军所属的各个国家是否通知过葡萄牙政府，它们已经宣布这些人是“雇佣军”，并且他们的护照和其他旅行证件均已吊销或失效？它们并没有这样做。难道要由葡萄牙政府负责调查某一个比利时人或法国人或某个其他外国人是雇佣军或者不是雇佣军吗？难道葡萄牙政府也须承担他们本国政府所回避的讨厌的事吗？对于以加利福尼亚为基地的航空公司——航空动力公司，是否采取了及时的行动呢？并且两个飞行员亨利·沃顿先生和拉里·拉布先生的护照是否吊销了呢？在雇佣军中据说占大多数的这些人，他们的政府是否通知过葡萄牙政府他们的护照已经失效？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持有有效证件的飞机和船只。是谁签发的那些证件？不是葡萄牙政府。可是每一个其他的国家却被认为是清白的，或者至少比葡萄牙政府的罪过轻得多。为什么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所列举的与制造和销售武器有关的那些政府，不及时采取措施来保证不让那些武器落到雇佣军的手里和抵达刚果呢？

21. 我提请安理会各理事国在急促地作出对葡萄牙带有敌意的判断之前，充分考虑上述有关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

22. 据说葡萄牙有“确实的”责任不让雇佣军被遣送到刚果去。难道不是那些雇佣军所属的那个国家或那些国家以及招募他们的所在地的那个国家应当承担责任吗？难道那些事先了解雇佣军可能要去刚果的政府，不也应当关注他们的国民为这些兵痞提供交通工具的行动，并且及时采取措施以防患于未然吗？再有，葡萄牙当局根据什么标准来辨别，具有合法的、有效证件的、飞经里斯本机场的飞机，哪些应当加以阻拦，又不至于造成由于阻拦了从事正当业务的飞机而应赔偿损失的后果？我们的观点是：只要中转到达时出示的证件符合国际标准，葡萄牙当局就不负任何责任。

23. 即使有人似乎准确地指明引文的出处，我国代表团还是要问，我们是否能相信以纽约时报某一记者的报道为根据的全部东西。因为，纽约时报在大吹大擂地向全世界宣布了所谓的从葡属安哥拉省进入加丹加的雇佣军入侵之后，在十一月九日，即昨天，又发表了一篇同样耸人听闻的使我们感到迷惑的报道。

该报说，“刚果的一个神秘事件：入侵者不见了”，接着说：“侵入刚果铜矿丰富的加丹加省的武装部队，正如它星期三神秘地进入该国那样……今天似乎不见了。”〔纽约时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第15页。〕

24. 因为我们正在谈论纽约时报，所以我们应当看一看这个故事直到现在为止的情况。今天早晨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我想安理会各位理事国的代表们一定看到了。这是一篇由著名的新闻记者赛·利·苏兹贝格写的文章，标题是血染的土地。这篇文章讲了一个故事，我想安理会理事国的代表们一定作出了他们自己的结论。关于这篇文章，我全部所要说的就是，读完那篇文章得到的印象是，身为刚果副外长来谈论任何一个国家的情报和自然资源，那是不合适的。

25. 刚果代表星期三〔第一三七二次会议〕在这里说我国有一支有实效的警察部队，而且还说了我国警察一些坏话，正象他说过我国士兵那样。我必须告诉他，我们的警察为了保卫我国人民的安全有着做不完的工作，而这种安全受到了在刚果政府的资助和鼓励下从刚果派遣到我国来的凶手的威胁。在这里我必须指出，在许多国家似乎对刚果和刚果人民的安全表示了应有的关注的同时，我们也希望看到，在安哥拉的人们的生命安全受到刚果派遣的凶手威胁时也能得到同样的关注。无论在刚果还是在安哥拉，人的生命毕竟都是有同等价值的。从另一方面说，刚果代表也不能期望我国警察同样去保卫刚果的安全，我们只能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阻止从葡萄牙领土发动反对刚果的非法活动。这件事我们经常在做。但是，如能得到刚果政府的合作，我们工作起来将会便利得多。刚果政府似乎并不懂得与我国睦邻相处、互相合作的价值，而且似乎也并不需要这种合作。我们将会做出正确的结论。

26. 我再次重申，刚果政府所需要的并不是合作。但是，对于了解和鉴别雇佣军来说，刚果政府正是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因为刚果政府最先雇佣了他们。它可以很容易地让各国政府，包括葡萄牙政府，传阅已知的雇佣军的名单，要求不让那些人返回刚果。这样做将会大大有利于协助刚果解决它面临的困难。

27. 纵使每天都有从刚果领土上来的反对我们的敌对行为，我们还是同情刚果人民的，因为我们也憎恨那些兵痞给他们国家带来的困难，正如我们憎恨和嫌恶由刚果派来的越过其国境进入安哥拉来反对我们的那些恐怖主义杀人匪帮一样。但是这些共同的困难能够通过双方商定一种彼此可以接受的合作和睦邻关系这种现实的和通情达理的方法加以解决。

28. 我保留我国代表团在我们认为必要时再次要求发言的权利。

29. **主席：**请下一个发言人，布隆迪代表发言。

30. **恩桑泽先生（布隆迪）：**主席先生，我首先向名次排在我前面又同意让我先发言的各位代表表示感谢。

31. 主席先生，布隆迪代表团首先要履行一项义务，就是对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向你表示敬意。

32. 我国政府除了对你的品德和才能表示应有的赞赏而外，也愉快地声明，在你主持的这场有关殖民地争端的辩论中，我们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全心全意地给予支持。主席先生，这一争端对于你是一件不是纯学理上的苦恼事情，因为你的身心都受到其后果带来的痛苦。

33. 有两个目标一致的动机促使布隆迪参加金沙萨政府对里斯本控诉的讨论：第一，我们国家处于非洲四个重要方面的交叉点，这个关键的地理位置使得我国不得不承担大自然所赋予的这一任务。但是，布隆迪对于刚果遭到攻击这一事件，除了负有地理上的使命而外，还有更为特殊的责任，因为那个国家的利益与我们国家的利益在坦噶尼喀湖的岸边融合在一起，这个湖是我们将来的钥匙，也是我们过去的奥秘。第二个促使布隆迪参加关于刚果问题的讨论的理由是，非洲国家代表团委托我国在这个庄严的讲坛上作它们的发言人。

34. 因为我们两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布隆迪政府自从今年七月雇佣军发动冒险以来，就与金沙萨当局反抗我们共同敌人的英勇斗争进行了密切联系。我们对刚果的支持，并不限于只是在口头上的许愿或道义上的支持，而且已经把它变成了实际行动。

35. 我国政府在讨伐雇佣军过程中的作用，使我国政府遭到了施拉姆疯狂至极的报复。我们在驱逐蹂躏刚果民主共和国部分领土的敌军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使得雇佣军的头子切断了我们在布卡武的中央电源，然后他还扬言要对我们国家进行入侵。

36. 不顾雇佣军头子的威胁叫嚣，我们参与旨在避免危险的活动从未间断。我们要根除这种祸患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为三个因素所推动：第一，布隆迪的安全是与刚果的命运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第二，使我们邻国兄弟遭受杀人放火威胁的危险迫在眉睫；第三，我们不愿逃避对于一个同我们具有兄弟关系和历史渊源的国家应负的责任，而自从布隆迪把它的命运托付给在共和国总统米歇尔·米孔贝罗上校阁下的杰出领导之下的新的优秀人物以来，我们两国的这种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37. 葡萄牙对刚果的最近行动，仅仅是为了维持其在非洲的铁腕统治所进行的一次最后的不顾死活的尝试。这个具有威严的安理会的理事国应当充分和准确地了解他们所注意的问题的实质。当前辩论的主题，与去年十月份和今年七月份辩论的主题具有同样的性质。前天，即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和昨天，安全理事会亲眼看到了葡萄牙代表对雇佣军犯下的暴行所作的厚颜无耻的辩护。

38. 对于里斯本的矢口否认，最好的驳斥就是它在公众面前声名狼藉，这有事实、文件、报纸和一些政府的声明为证。某些报纸已经受到了责难。但是布隆迪代表团要在这里向被控诉国家的政府提出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举世皆知，而且必须说明的是，最近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与葡萄牙大使进行接触的那些政府，如果不具备与该政府接触的应有的理由，是决不会采取这个步骤的。同样尽人皆知的是，在其他情况下，这些政府同葡萄牙的行径还没有割断联系。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那些政府之所以愿意提出询问，甚至于表示它们的关注，是因为它们具有意义重大和严重的理由来相信，一次入侵在事实上即将到来，一次对刚果的进攻正在葡萄牙统治下的一个领土上准备着。

39. 由于上述所有材料都一致认为，从安哥拉

来的分子已经侵犯了刚果的国家主权，我们能够相信被控告一方葡萄牙的发言吗？葡萄牙的处境当然是绝望的，因为它的经济命脉在非洲，并且它的生存全然依赖于我们大陆的丰富资源。毫无疑问，葡萄牙为了保留他永远做寄生虫的地位，正在竭力挣扎。这就意味着它要采用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对其有利的手段，不管多么卑劣，以便永久维持它的统治。这就是它为了在物质上得救而可能挥舞的唯一武器。

40. 然而，客观的考察说明，对金沙萨的多次攻击象征着一系列不祥的“临死的妙曲”和遇难的讯号。我这话的意思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国家，不管它如何凶恶地抗拒非殖民化运动，它总有一天会不得不承认，即使是比葡萄牙更加强大得多的国家，也不能不服从生活的现实而同意给予殖民地人民独立。非洲各国的民族主义者如此英勇地为独立而进行斗争，而里斯本面对着它日益无力阻止这个不可抗拒的独立潮流的悲惨现实竟惊人的视而不见。尽管如此，它总有一天要被迫承认它在维护一个注定失败的事业。

41. 对于只有指望非洲才能生活的葡萄牙来说，担心着它一旦失掉非洲就势必迅速灭亡而且肯定灭亡，这一定是很苦恼的事。因此，使得葡萄牙政府如此固执地无视法律和道义的真正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把安哥拉、莫三鼻给和比绍归还给它们合法的原主，就意味着葡萄牙的立即自杀。一个巧妙的手法就是让非洲大陆不去注意殖民主义最后这几个堡垒所发动的进攻。

42. 当事国的代表仅仅重弹了他的推卸罪责的老调，尽力给庄严的安理会的眼睛里扔砂子。按照里斯本代表团的说法，葡萄牙政府仅仅是一个无辜的牺牲品，被刚果民主共和国用来作为一个烟幕弹来掩盖它本身的内部困难。这种无耻的狡辩促使我国代表团提出一些问题。

43. 里斯本当局是否准备否认他们在这个雇佣军活动中所起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呢？葡萄牙是否能保证，它对在它所管辖的领土上招募雇佣军的事毫无所知？同样的，如果这个殖民主义国家能够向我们保证，它完全不知道在葡萄牙控制下的任何土地上为了进行颠覆刚果的活动而训练着军队，我们是会感

到满意的。在我们谈论假说时，我也想质问：里斯本政府是否能说，它完全不知道它所管辖的任何地区曾经给几个星期来一直策划进犯刚果的侵略者提供了庇护所。

44. 对于被控诉的一方来说是不幸的。至少这一次，一切消息的来源都一致谴责葡萄牙，它们使它不能对我提出的问题提供否定的答案。不利于里斯本的证据特别不容争辩，因为它出自一向袒护葡萄牙政府的政府人士和新闻界人士。但是现在，为了使它们自己脱离困境，这些消息来源让事实的证据压倒了它们往常袒护里斯本的倾向。

45. 正如我刚才所说，安理会知道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政府曾与里斯本政府接触，希望阻止即将在安哥拉发生的进犯。于是，如果我记忆准确的话，布鲁塞尔的外交部不得不在二十四小时内和里斯本驻布鲁塞尔大使接触两次，而美国国务院也在这一方面表示关注。由于它们例行的职责，这两国政府一定掌握了某些事实，从而关心即将发生的进犯。这是一个长期的、大规模的、玩弄权术的计划，目的在于使外国垄断统治在非洲永远存在下去。

46. 对于殖民主义者的意图从深度与广度上冷静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到一个盘根错节的复杂行当。和葡萄牙统治的领地相接壤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国家所受到的不时的进攻，仅仅是种族主义行商俱乐部所组织的反对非洲的全球阴谋的征兆而已。

47. 在今天，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殖民主义的轮回重现，为其摇旗呐喊的有南非的种族隔离的崇拜者，有罗得西亚的隔离政策的新信奉者，有在里斯本蹂躏之下的领地上主张同化政策的人。这里用不到说，威胁非洲的严重危险并不仅仅来自在许多方面无可否认都是力不从心的葡萄牙。非洲洞察一切，它已经看穿了外国垄断集团为了要永远控制大自然如此慷慨地赋予我们大陆的丰富资源而策划的阴谋。

48. 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结论，葡萄牙对刚果所犯下的侵略行为只能被认为是执行一个更长远的、更大规模的计划的一个步骤，其目的是：在非洲最好的地方，即我们年轻大陆的南部和中部，永远巩固外国篡夺者的领主地位。

49. 将近一九五三年年底，雷蒙·卡蒂埃在巴黎竞赛画报上写的文章有力地证实了我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引用一段他的文章无可争辩地会证实与我们提出的问题有关的事实。让我们看看，这位法国记者怎样描述殖民主义的头号目标，即现在威胁非洲国家生存的危险的根源：

“今天，在非洲的欧洲人施用他的一切才智来寻找他留在那里的借口。他把自己说成为一个监护人，一旦他所统治的人民成熟起来，他的任务就将完成。白人在非洲要居留下去，因为，到那里和在那里居留下去关系到他的利益……这是一个精确而充足的理由，说明他为什么不放松他的统治权，即使必须使用武力也得保持它。”

50. 这篇文章如此清楚，以致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说明。在这里可以看到，现在可以归罪于葡萄牙的雇佣军活动远不是孤立的行动，而是一个庞大的颠覆计划的一部分，其具体目标就是永远垄断我们取之不尽的资源宝藏。比勒陀利亚、索尔兹伯里和里斯本这三个破坏者就象凶恶的哨兵一样，看守着我们的宝藏，监护着决定政策的外国剥削者和得利者在非洲的生命攸关的利益。

51. 从他们贪得无厌的经济欲望来看，非洲具有诱人的吸引力，而刚果则是他们工业掠夺的主要目标。对于留意当前局势的人来说，刚果一向是葡萄牙反复骚扰的牺牲品，这一事实就意味着那些竭尽全力掠夺本大陆资源的国家，为了全盘实现他们想控制整个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的计划，已经在向我们宣战了。

52. 虽然，企图反对非洲的战争还没有升级到顶点，但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仍然是葡萄牙进攻的主要目标。其所以如此，有三个原因：

53. 第一，在非洲战士们的一些帮助之下，历史正在准备对葡萄牙进行打击，而葡萄牙为了作最后一战来对付这种即将到来的打击，正在对刚果组织报复性的袭击。因为，在里斯本政府看来，如果解放运动失掉蒙博托将军的政府的支持，安哥拉的领袖们就不会得到这种支持，从而将处于困境。

54. 第二，刚果是一个较易接近的猎取目标。

葡萄牙对它进行突然袭击是由于它邻近安哥拉，而最重要的是由于它唾手可得的诱人资源。

55. 第三，刚果一再受到袭击，因为它起着安哥拉的保护层的作用，而安哥拉已经变成或被认为是葡萄牙的财产。今天，安哥拉是侵略的跳板；明天，作为一个庞大的战略的一部分，它会堕落成为一次总攻击的主要中心。

56. 理性和常识一致谴责那些贪得无厌的豺狼。这些豺狼首先进攻神经中枢——刚果，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殖民主义国家想给牟利之徒寻找的其他地区。非洲广大资源的无与伦比的多样性、取之不尽的丰富程度以及高度的质量，使它成为一个最能吸引外国干涉的追逐目标。因此，内部和外部都在孜孜以求的扼杀我们年轻大陆的恶毒活动正在增加。

57. 在昨天为其国民的利欲所驱使而从事于暴力和压迫的国家，在今天似乎已经下了阴险和怙恶不悛的决心，专门对付一个已经全面地遭到劫掠的非洲大陆。这是在刚果领土上爆发和持续战争的一个导火线和主要的原因。问题的关键是：入侵者贪得无厌，硬要把他们自己的法律强加于人。

58. 葡萄牙的可悲冒险的主要目的被让-保罗·萨特生动地揭露出来了，他至少明确和坦白地说出了他的观点。我想引用他的一段话：

“你们完全了解，我们是剥削者。你们完全了解，我们曾经把黄金、金属后来又把石油从‘新的大陆’夺取过来，把它们带回到旧的宗主国。并不是没有美好结果的：宫殿、大教堂、工业都市；而当危机威胁的时候，有殖民地的市场来减缓或转嫁它。”

上述引文我是从让-保罗·萨特给弗朗兹·法依所著《天下受苦难的人们》¹一书写的序言中借用的。

59. 由于我不想列举殖民主义在整个非洲历史上所导致的一切创伤，也不想描绘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罪恶的全面形象，我认为，我必须着重说明一下在非洲的那些想要永远保持殖民主义占领的人的战略。虽

¹见自由丛书，第二十七和二十八号，巴黎，弗朗斯瓦·马斯佩罗，一九六一年版。

然大多数非洲国家现在已经挣脱了殖民主义的锁链，但是，非洲在经济上最重要的区域仍然受到两个不愿放走捕获品的钳夹的压制：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专政。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和顽固的殖民主义者所共有的相同利益，证实了我们给他们归结的共同目的：永远延续对非洲的剥削，以便有效地阻挡住他们的某些交易伙伴由于土地正在丧失净尽而日益贫困的趋势。

60. 在对无辜的人们施加残酷的暴行和对整个人类进行伤害方面，比勒陀利亚-里斯本轴心的伙伴正在竞相超过另一方。尽管他们具有各自的特点，尽管种族隔离政策和葡萄牙的统治政策具有显著的差异，比勒陀利亚和里斯本所追逐的目标隐藏着一个完全相同的事实：对它们的同胞实行系统的非人待遇和无耻的剥削。

61. 上述的见解，可以从下列的言论中得到毫无疑问的证实。

62. 第一是伊恩·史密斯于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日在每日邮报上所透露的消息。他说道，在罗得西亚和南部其他白人国家之间建立的日益密切的关系，在约翰内斯堡被看作是与白人国家更密切地来往的开始。甚至于正在准备建立一个从西边的安哥拉到东边的莫三鼻给横贯整个大陆的强有力的白人集团。

63. 至于谈到种族隔离的理论家，我们读到费伍德在一九六一年八月所说的一段话，其大意是：南非国民党的目标，不论过去如何，是保证白人从而保证一个白人政府在南非存留下来。

64. 第三，从隔离主义者的哲学中，可以举出大量的引文，这里是另一个南非白人的话：

“南非白人的历史表明了一种决心和一种明确的目标，它使人感到，南非白人世界不是人力所造成，而是上帝所创造。我们享有作为南非白人的神圣权利。我们的历史是世纪缔造者的最高艺术成就。”

这是马伦博士的话，曾被布赖恩·邦廷先生在他的《南非帝国的兴起》²一书中加以引用。

²米德尔塞克斯郡，哈蒙兹沃思，企鹅丛书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

65. 种族隔离的理论在其他人的论述中也得到了重复的反响。例如，一位卡尔文教派神学家斯特劳斯先生说过，白人基督徒赋有凌驾于土著人之上的正式权力，后者必须听命于前者。为了上帝，他甚至必须忍受基督徒给他的惩罚，因为，惩罚会把他从犯罪的奴役中解脱出来。

66. 我之所以冒昧地做出上述的对比，是要来说明反对非洲的整个阴谋。为了证明南非的种族隔离和葡萄牙的殖民主义统治的同一性质，我们仅仅需要引用里斯本代表于前天，即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星期三，在华盛顿全国记者俱乐部所说的话。该代表当时是外交部长，从他的演说中可以得到下列的要点：

67. 按照他的说法，非洲人生来就不会管理他们自己。因此，他们谈不上有什么独立的要求。他赞美同化制度的建立，好像是种族的同化是独立的代替品。但是，他忘记了，独立是一个固有的权利，是自决的一个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不是一个乞求的礼物或恩赐。从他的演说中可以明白地看到，在他看来，非洲人除了永远向殖民枷锁低头以外，没有其他的使命。这种理论显然和南非的种族隔离理论不谋而合。

68. 在这里，我想对种族策略加评论，因为，必须消除那种认为受到葡萄牙奴役的人民特别渴望同葡萄牙白人社会相结交这一误解。对于抱有这种错觉的人，现在是该使他们明白的时候了。事实上，非洲人完全知道，他们具有不依靠别人而有资格独立存在的完整的人格。换言之，非洲人并不想凭借一个借来的人格或者某些外国公民的身分来求得他们的发展。非洲人决不是想通过乞求来和他们地位平等的人们、他们的同胞取得种族上的重新友好，从而助长葡萄牙的强加于人的做法。他们的愿望正是要做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要求发展自己的个性和享受他们自己的身分的权利。

69. 因此，黑人没有必要戴上葡萄牙色彩的假面具来实现自己的使命；因此，如果葡萄牙人认为，同化政策可以代替它不允许非洲人独立的做法，而非洲人又会满足于这件礼物的话，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葡萄牙荒谬地吹嘘它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把自己所承认的无权和不平等的前提变为管理的原则，现在到了它摊牌的时候了。

70.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世界需要一个国际组织，它必须摆正个体与总体的位置。如果联合国不能通过结束葡萄牙在非洲的统治而铲除罪恶的根源，从安哥拉而来的袭击给刚果造成的动乱与破坏仍会继续下去。我们坚定相信，只有完全消除殖民主义，才能在非洲的心脏实现永久的和平与安全。

71. 在这里，我想起了秘书长仅在一星期前所作的那次很好的演说。他说道，联合国不仅仅是人类的希望，而且是人类最后的希望。这并不完全是他的原话，但是，我相信，我抓住了这话的实质。他还说，联合国是符合它的成员国要求的组织。因此，如果某些成员国不去寻找实现宪章原则的方式和方法，不对抗拒者，如葡萄牙，采取必要的措施，这个组织的努力是得不到成果的。

72. 安理会应该记得，葡萄牙对于联合国的态度一向是抗拒的，它总是无视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的许多决议，包括一九六六年十月和一九六七年七月通过的那些谴责葡萄牙所教唆的雇佣军活动的决议。这个国家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背逆者。如果这个国家不能指望它已经赢得的大国的赞许与支持，里斯本政府决不敢对宪章采取如此轻蔑的态度。可是实际上，它却发动袭击，并无理地反对在许多方面把它的弱点暴露无遗的非殖民化措施，一次又一次地破坏了宪章。

73. 要想使里斯本政府被迫停止其对邻国的挑衅，安全理事会必须通过一个决议，谴责同雇佣军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牵连。对于葡萄牙在安哥拉的军械库，必须采用有力的和强制措施，以保护葡萄牙控制下的非洲地区的目标，以免受到日益增长的武力威胁。面临着葡萄牙在殖民主义问题上以及在侵犯独立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上的滔天大罪，安理会有理由象西塞罗对卡提林纳那样，发出呼喊：“卡提林纳，你要让我们忍耐到何时？”什么时候葡萄牙才能不再无视联合国，也不再惹它气愤呢？

74. 安理会各位代表会毫不犹豫地同意，我们需要一个国际组织，它必须摆正个体与整体的位置，能够把民族利己主义减少到适当的比例，这种民族利己主义正是联合国办事不灵的主要原因。

75. **主席：**布隆迪代表刚才对我说的这些高度颂扬的话，使我很受感动，我以我自己和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向他致谢。

76. 现在请赞比亚代表发言。

77. **姆温巴先生**(赞比亚)：在向安理会发言之前，我要感谢一些代表团同意让出发言机会，而让我我国代表团现在在这里发言。

78. 主席先生，谢谢你让我我国代表团参加这次关于雇佣军入侵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的重要辩论。非洲人民对这一事态的发展深为关心，不仅是因为这侵犯了刚果的领土完整，而且因为它威胁到全世界、特别是非洲的和平与安全。

79. 安全理事会又一次开会讨论在刚果的雇佣军这个老问题。我国代表团感到，这件事情应当断然加以处理。

80. 我国代表团非常遗憾地听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副外长在第一三七二次会议上令人信服地谈到一帮来自葡萄牙统治下的领地安哥拉的雇佣军新的入侵事件。

81. 我不想向安理会列举刚果自从七年前获得独立以来它的内政受到外来干涉的事例，也不准备回顾刚果人民的苦难。这些事实是安全理事会所熟知的。

82. 人人都知道，自从莫伊斯·冲伯的分离派的政权建立以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就一直存在着雇佣军的问题。从那时起，刚果民主共和国就一直没有安宁过。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不计其数，经济发展遭到无谓的破坏。

83. 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这些雇佣军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或者，象有的代表团在这里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他们只是一些想发财的冒险分子吗？我说不是的。我们愿意告诉大家，这些白人雇佣军打的不是冲伯，因为从个人来讲他们是喜欢他的。他们打仗是为了维护殖民主义。他们打仗是为了把刚果置于他们本国的控制之下。他们打仗是为了阻挠非洲国家自由地实现它们的独立，也为了在非洲大陆上永远推行殖民主义。很清楚，这些雇佣军对刚果人民的福利毫无兴趣。他们是一群狂人，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新殖

民主义的利益而烧杀破坏。我国代表团强烈谴责雇佣军的活动。谁要是容忍这帮国际匪徒的活动，谁就是实际上在维护殖民主义。

84. 现在我来谈一谈最近发生的侵略行动，这就是来自葡萄牙统治下的领地安哥拉的一帮雇佣军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侵略。同往常一样，葡萄牙政府对此加以否认。我国代表团很难相信，这帮雇佣军能够在葡萄牙当局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入刚果民主共和国。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外长提出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从葡萄牙武装部队侵略其他非洲独立国家的大量事实看来，我国代表团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最近一帮雇佣军的侵略行动来自安哥拉，而且葡萄牙当局是知道的并支持的。

85. 我们的这一判断从纽约时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四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中进一步得到确证。报道写道：

“葡萄牙否认雇佣军来自安哥拉。但是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收集那里驻有雇佣军的证据。华盛顿曾向葡萄牙‘强烈’表示它对这一事态发展的‘严重不安’，这样做是对的。”

报道继续写道：

“由安哥拉进入加丹加一事，显然和布卡武驻有一支由比利时人让·施拉姆上校率领的部队有联系。……最近事态发展的扩大，如果不及早制止，可能是非常危险的。许多非洲人都相信，南非、罗得西亚和葡属领地上属于少数白人的政权一直在策划一次武力行动来反对在北面与它们敌对的那些非洲各国政府。他们相信，入侵刚果就是这一战略的第一步。”

86. 葡萄牙当局姑息雇佣军的活动是违反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六年第二二六号决议的。这项决议呼吁葡萄牙政府：“……不允许外国雇佣军把安哥拉用作干涉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政的行动基地。”

87. 我国代表团因此完全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副外长提出的下列要求：第一，安全理事会应当谴责葡萄牙政府不断违反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第二，安理会应当立即呼吁葡萄牙政府严格尊重安全理事会一九

六七年第二三九号决议；第三，安全理事会应当呼吁各国作出保证，不许在他们的国土上有招募雇佣军的事情发生。这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的要求。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能在这几方面立即采取行动。

88. 有一位代表在这里企图把雇佣军入侵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事，与南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叛乱政权相提并论。这里唯一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方，就是南罗得西亚的叛乱者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雇佣军二者有一个共同的罪恶意图，这就是屠杀黑种人民。史密斯在南罗得西亚使用暴力是要阻挠黑人获得独立。雇佣军在刚果使用同样的手段是要来推翻蒙博托总统的合法政府。

89. 使我们感到震惊的是，我们听到有一位代表说，如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使用武力应当受到谴责，那么，联合王国在南罗得西亚使用武力也同样是错误的。说得多么巧妙！在南罗得西亚使用武力是来对付种族主义叛乱集团的。我们没有请求过、现在也不是要请求联合王国用武力去反对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联合王国的代表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只能说明联合王国现在承认史密斯政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请联合王国的代表在此时此地公开声明好了，不用拐弯抹角。

90. 在我结束发言以前，我要强调说明，非洲人民遭受外国统治和剥削的时间太长了。他们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让他们得到安宁，从而建设他们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此外，非洲人民还面临着扫除疾病、文盲和贫困的艰巨任务。在这些方面，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我国代表团强烈希望，国际社会能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们实现这些崇高的愿望。

91.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加拿大在言论和行动上一贯支持联合国为维护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稳定所作的努力。加拿大代表团和安全理事会其他理事国一样，支持一九六七年第二三九号决议，这项决议特别重申了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六年第二二六号决议的第2段，呼吁各国“不去干涉或停止干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内政”。换句话说，对这个主权国政府的内政的一切外来干涉，它已经向安理会提出了控诉。

92. 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第二三九号决议还谴责了任何向那些以推翻一个会员国政府为目的的雇佣军坚持提供方便的政府。我国代表团非常留心听取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副外长的发言〔第一三七二次会议〕。根据他的发言，根据他在发言中提到的在布卡武从雇佣军那里截获的他们向他们在安哥拉的同伙求援的信件，以及根据安理会的其他发言，再加上报刊上能看到的有关本月初在刚果发生的事件的报道，我看很难否认，在刚果出现了新的雇佣军，而且这帮雇佣军来自安哥拉。

93. 很难设想，这件事的发生，葡萄牙当局连知道也不知道。因此，人们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尽管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已有明文规定，而葡萄牙政府实际上仍然允许雇佣军在安哥拉作入侵刚果的准备，以图破坏刚果的现有秩序。从这一点看来，我们今天听到葡萄牙代表的发言后所产生的问题看来比它所回答的问题还要多。刚果政府成功地击退了那次非法的进攻，保卫了本国的主权，但这并不会减轻这次进攻应予谴责的性质，或减轻葡萄牙当局严重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而应予谴责的性质。自从刚果获得独立以来，雇佣军的问题已经多次给它造成祸害，严重地妨碍了它在和平和安定的条件下发展的努力。所有国家都应当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而安理会也有明确的责任，采取有效行动来消除雇佣军入侵刚果的威胁。

94. 对于向安理会提出的任何决议草案，加拿大代表团的態度都将以上述的考虑为准则。

95. **鹤冈先生**（日本）：安全理事会不到四个月以前刚刚讨论过由于外国雇佣军干涉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政而造成的局势。现在安全理事会认为有必要再次开会，这对我国代表团来说是一件值得严重关注的事情。我国代表团对最近的严重局势深感不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在他提交给安理会的文件〔S/8218〕中，曾经提请我们注意这种局势，他还说明了他的政府的下述控告：“……驻扎在安哥拉的雇佣军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向我国发起侵略性进攻。”〔第一三七二次会议，第14段。〕

96. 安理会决不能容许任何一国政府由于采取任何行动或者由于未能采取行动而造成对另一国内政

的干涉。这样的干涉当然是与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的的不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的原则相抵触的。我们还想到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第二三九号决议，其中写道：

“谴责任何国家继续允许或容忍招募雇佣军，并向他们提供方便，……”；

“呼吁各国政府保证，它们的领土和它们所控制的其他领土以及它们的国民，不会被用来策划颠覆活动以及进行以推翻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为目标的雇佣军的招募、训练和转运。”

97. 我们非常细心地听取了各位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和葡萄牙代表过去那样论点截然相反的发言。对于当前我们讨论的问题提供有决定性的证据，确实是很困难的。不过，根据已往关于外国雇佣军活动的历史和经验来看，刚果民主共和国完全有理由产生正当的恐惧和怀疑。在另一方面，葡萄牙作为毗邻的安哥拉这块非自治领地的行政当局，也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消除可能引起合法控诉的任何嫌疑。如果已经查明，而且看来已经查明，十一月一日的雇佣军确实是把安哥拉用作武装入侵刚果的基地，不管葡萄牙政府是否知道或者默许，葡萄牙政府都负有责任，它的这种行为或这种疏忽由于构成了对安全理事会决议的粗暴践踏而应受到谴责。此外，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要求葡萄牙政府坚决保证：它今后不允许外国雇佣军把它的领地用作为干涉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政的行动基地。

98. 我们都很清楚，刚果长期以来受到外来的干涉，外国雇佣军的活动过去多年来成了它国家统一和进步道路上的严重障碍。安理会必须积极行动起来，以便使这个年轻有为的非洲国家能够不受任何外来干涉，过着和平、协调和繁荣的生活。

99.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感谢你和各位安理会的代表给我们机会参加这次辩论。

100. 我的发言不仅反映出一种团结的自然感情，而且还出自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阿尔及利亚受非洲各国代表团的委托与布隆迪和赞比亚一起，就安理会当前讨论的问题提出非洲的观点。

101. 我们在这里再次开会所讨论的问题，象其他许多问题一样，表明国际关系已经跌落到何等低下的水平，也说明了某些众所周知的强国对第三世界及其理想的几乎不加掩饰的藐视。我们认为无需指出，把这批雇佣军描绘为当代最后一批冒险分子的做法，拙劣地掩盖了炮舰外交的重新出笼。这种炮舰外交，不管其寿命是多么短促，有朝一日它却会引起使我们都感到恐惧的不堪设想的连锁反应。

102. 现在到了把事实说清楚的时候了。要么就是这些所谓的雇佣军没有国籍，任何国家都不为他们承担责任。这样的话，如果在他们停止冒险之后，把他们这些国际罪犯当作所谓人道主义关怀的对象，那就不能容许了。要么这些人应获得帮助，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保护其国民的义务。这样的话，将来必须明确承认，有关国家由于卷入这类活动而应承担的责任。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必须立即制止这种活动，因为有些国家只要它们拒绝表示足够的驯服，似乎就有人有计划地策动这类活动来给它们制造麻烦。

103. 非洲国家对于这些人所共知的强国所伪装起来的侵略活动是完全有能力进行报复的。这些强国为了从事这类活动，把那一帮由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和仇视人类的分子所组成的殖民主义狂人都动用起来了。它们这么干必将在历史面前受到谴责。凡想以这种方式谋取好处的人必将自食其果，只能着重说明我们大家所共知的事实，即某些国家在留恋一去不复返的往事上，不以为耻地表现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沆瀣一气的。

104. 无论如何，在政治范围内，真正的责任所在已经明确了。自从一九六〇年第一批雇佣军到达刚果以后，就不断有人来来往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六三年加丹加分治失败之后，大批雇佣军逃亡到安哥拉领土上去了；今年七月他们的首领们逃亡到罗得西亚去了。

105. 虽然葡萄牙矢口否认刚果方面对于该事件的报道，但是注意一下，它否认的方式是很离奇的。譬如它说：“刚果的指责……没有任何真实性”，这无疑就是说，事实的确存在，不过与刚果代表的发言不尽一致而已。又譬如我们听到这样说：“未曾有一伙雇佣军

越过安哥拉和刚果之间的边界。”这可能是说，这几伙雇佣军在葡萄牙的援助下走了另外的路线，也可能是说这几伙雇佣军确实越过了边界，但是他们并不公开地被称为雇佣军。

106. 这种做法的明显后果，就是使人们对于象刚果所奉行并力图扩大的那种国际合作的发展前途产生忧虑。

107. 安全理事会已通过一系列决议，其中大部分经常受到破坏。这些决议禁止在其境内有招募雇佣军活动的国家提供可能加强该项活动的便利条件。

108.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指出，虽然某些国家的政府至今所采取的措施本身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除非和直到这些措施通过所有国家、特别是雇佣军所来自的欧洲国家的一致行动得到普遍的实施，除非和直到极端殖民主义统治断然被消灭，罗得西亚的反动堡垒和葡萄牙的殖民地被摧毁，否则，这些措施必然是无效的。

109. 前天，某些我们愿意对之暂不作定评的人们竟然极力主张对一些其安全经常受到威胁的国家，如刚果，采取限制它们自卫和反击能力的措施。对这类建议我们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它是大西洋联盟合乎逻辑的和必然的引伸，这个联盟在军事方面不遗余力地为葡萄牙殖民主义提供有效的援助。

110. 我们必须说而且继续要说，除非断然消灭存在于罗得西亚、南非和葡萄牙领地的殖民主义制度，否则，我们将看到这类事件重演，对刚果和其他国家来说将无安全可言。

111. 为了避免这类事件的重演，刚果有权，必要时在非洲的支援之下，立即采取措施以对付雇佣军的活动。通过假撤军问题所造成的有害的错觉使他们已经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无疑地是为了便于雇佣军进一步的渗透，使政府不致行动起来镇压他们。必须明白指出，这些伪装的“西方保卫者”在刚果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侵略行为。他们并不企图隐藏他们的目的：他们打算再一次向刚果的独立、主权和统一挑战。为此，他们需要造成一种不稳定状态，或者，至少做到使人们认为刚果的局势是不稳固的。

112. 仅就问题的要点来谈。大家记得，从刚果

独立的初期以来，它一直是帝国主义者互相对抗中的一个被利用对象和外国干涉的牺牲品。从一开始，帝国主义者就想制止刚果的解放运动并控制其政治与经济的前途。这一政策已经造成使全刚果人民遭受苦难的不良局势。

113. 刚果的财富是外国垂涎和干涉的根源。这种垂涎和干涉特别是采取了象斯坦利维尔事件那样的军事侵入的形式，而最近则采取了对涉及刚果主权的政治经济事务进行干涉的形式。帝国主义尽管惯于变换手法以适应当时的需要，但它是决不会违背自己的本性的。这就是说，帝国主义者并没有放弃扑灭非洲等地的解放运动的希望。现在，他们的利益冲突已使刚果成为产生动乱的温床，而刚果人民则是主要的牺牲品。力图保持私利就是近来事件发生的基本原因。

114. 这种解释具有两个方面。首先，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在非洲的存在是产生危险的永恒来源。因为，雇佣军的基地基本上设在葡萄牙的领地上，他们的供应、援助和庇护所是由南罗得西亚和南非所提供。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存在和那些不时爆发的威胁刚果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事件之间的关系。

115. 第二，必须认清，只要葡萄牙坚持其在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的政策，只要对津巴布韦人民的前途负有责任的联合王国不采取有力措施以结束在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政权，刚果就面临着入侵的威胁。

116. 因此，国际组织有责任要求这几个强国按照联合国宪章履行其职责并尽其国际义务。安全理事会有责任保卫刚果和非洲的和平。在今天，当越南和中东因遭受侵略而动乱不安时，安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要尽到它的责任并谴责侵略者。

117. 最后，主席先生，我要指出，阿尔及利亚为刚果兄弟们在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合法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而欢呼。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坚定的抵抗。只有遵循进步的政策，刚果才能从所有外国影响和某些强国推行的讹诈政策中解放出来，并且在统一和独立的非洲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118.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并本着这种精神，阿

尔及利亚向刚果人民及其政府提供全力的和无条件的支持。

119. **博尔奇先生**(丹麦): 丹麦代表团和其他理事国代表们一样, 对于安全理事会不得不再次处理由于雇佣军令人无法忍受的活动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内政受到外来干涉而在该国出现的局势, 表示深切的惋惜和极大的不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受到外来势力的破坏并不是第一次。幸运的是, 看来最近发生的事件已经受到控制, 但是我们认为, 这类活动的目的和起源意味着一种危险的趋势。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容忍一伙打算闯进别个国家的武装人员在它控制的领土上组织起来并从这里出发进行活动, 都是违反宪章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的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

120. 再者, 这类行为也违犯安理会的 具体决议。当然, 我指的是一九六六年第二二六号和一九六七年第二三九号决议。前者敦促葡萄牙政府不要允许外国雇佣军使用安哥拉作为干涉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政的活动基地; 后者呼吁一般国家的政府保证其领土及其控制的其他领土不被用于策划颠覆活动以及用于旨在推翻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雇佣军的招募、训练与运送工作。

121. 关于这个问题的法律方面, 就说到这里。

122. 但是, 政治方面的情况, 也许更糟一些。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安哥拉之间的分界线, 不只是一条国境分界线, 而是一条两个世界的分界线。在它的北边, 是非洲各自由国家; 在它的南边, 则是许多尚未获得自由的领土, 是少数白人统治下的土地。从这些少数白人政权控制下的领土向一个非洲自由国家入侵, 这意味着什么, 是非常明显的。

123. 我以很大的兴趣听取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副外长十一月八日所作的发言〔第一三七二次会议〕。他所阐明的事件的情况, 以及他在辩论过程中所受到的其他代表的大力支持, 使我得到深刻印象。根据上述背景, 一些武装部队已经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动了一次新的入侵, 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坚决主张, 安理会关于不许干涉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政的多次呼吁, 必须引起各国政府的严重注意; 而且我们认为, 刚果的邻

邦必须承担一项特殊义务, 保证与刚果接壤的领土不致违反安理会的决议被人滥用。

124. 刚果民主共和国一直遭受外来的骚扰, 时间实在太长了。这种骚扰必须制止。我们支持刚果政府致力于恢复它在国内的全部权力。必须让它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从事和平发展。安理会在这一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125.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 主席先生, 我代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向你致以最真诚、最衷心的祝贺。我们向你本人, 并通过你, 向一个非洲独立国家的代表致敬。人所共知, 这个国家对本组织的工作做出了积极的和非常宝贵的贡献, 保加利亚也同这个国家保持着亲密的友好合作关系。通过你, 我们也向那些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战士致敬。他们为了把非洲各国人民从殖民地枷锁下解放出来, 为了建立和巩固他们已经恢复的民族独立而正在进行着斗争。保加利亚代表团把你作为安理会主席, 也作为一位亲爱的朋友, 在你履行你的职责的过程中, 将给你以全力的合作。

126. 刚果民主共和国副外长翁巴-迪-吕泰特先生在十一月八日星期三的会议〔第一三七二次会议〕上所作的简要发言中阐述的事实, 是令人极为不安的。这些事实表明, 殖民主义和压迫势力竟然又一次想要通过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干涉来破坏非洲的和平。非洲各国为对付非洲这种局面和稳定非洲各独立国家采取了一致行动, 其最显著的行动之一就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在金沙萨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这对于某些惯于浑水摸鱼的人来说, 看来是不符合他们的心意的。

127. 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经常袭击已使安理会不得不在今年第二次来过问刚果的问题。看来葡萄牙政府自己也终于认识到无法否认摆在安理会面前的事实, 也无法从实质上来反驳对于来自葡萄牙殖民地的雇佣军进攻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事的指控。实际上, 它的代表在这里的反驳, 无非是玩弄词句, 丝毫不涉及向我们提出的文件中所列举的事实和罪行。那些一再重复的请求调查的话, 不过是转移视线的手法, 当然也是骗不了任何人的。

128. 甚至那些一贯偏袒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行动的主要报纸,也不得不报道关于武装干涉者活动的事实。这些武装干涉者的活动不仅得到了葡萄牙当局的许可,而且葡萄牙当局在这些活动中居然自愿充当帮凶。关于这样的内容,在今天的纽约时报上就有一篇报道说:“葡萄牙、罗得西亚和比利时的大企业宁愿挑起混乱,而挑起混乱在这里不费吹灰之力。”³“在这里”指的是在刚果。显然,上述那些行动会在刚果引起骚乱。无疑,招募和训练雇佣军并把他们派到刚果去,这对殖民主义者来说,不费吹灰之力,但是,这样做却可以使他们在那个作为一切企业和国际金融界所看中的掠夺对象的辽阔的国家中保持一种极为紧张的局面。使处于非洲心脏地位的大国刚果保持动荡不安,也就等于使整个非洲处于极端紧张的状态。看来这种状况对于殖民主义大垄断集团是十分有利的,这些垄断集团习惯于在这种状况的掩护下来进行他们的卑鄙勾当。

129. 但是,葡萄牙显然很难否认它对那些在非洲经营的国际金融大垄断集团所提供的那怕是最小的便利。它从一个剥削其殖民地矿藏资源的公司——安哥拉钻石公司那里接受了约一亿二千五百万埃斯库多,而把在它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一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非洲领地租让出去作为交换条件,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更不用说,那些为安哥拉钻石公司提供资金来源的人们以及其他一些在安哥拉建立起来并从事经营的垄断公司,无疑地会为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乐于看到刚果处于混乱局面,而且必要时他们随时准备助长这种混乱局面的形成。

130. 刚果民主共和国副外长提供了大量材料,证明葡萄牙对于雇佣军企图破坏和平、破坏刚果的生活方式的活动中是暗中串通的,是负有责任的。面对着这些大量的证明材料,甚至葡萄牙最亲密的朋友,即那些大西洋联盟的领导人(没有这些人的军事援助,葡萄牙做梦也不敢想去从事它的勾当或参与别人的勾当),再也不能不承认它们这个盟国的责任了。不过它们还是一心想要减轻它的责任。

131. 美国代表在十一月八日发言中说:

³发言人用英语引述。

“……尽管葡萄牙政府加以否认,今天又当着我们加以否认,安哥拉实际上已被雇佣军用来准备武装入侵刚果。”〔第一三七二次会议,第86段。〕

在同一次会议上,联合王国代表说,又有一批雇佣军已从安哥拉被派到刚果。他接着说:

“葡萄牙政府过去和现在的明显责任是采取每一个可能的措施来阻止任何武装力量在安哥拉领土上集结或利用安哥拉作为基地。”〔同上,第64段。〕

132. 因此,葡萄牙政府在有关事件上的责任是不容置疑的,特别由于为葡萄牙的盟国所承认。甚至象联合王国和美国这样亲密的盟国也不能否认这些事实,虽然它们在提到这些事实时力图降低调子。

133. 葡萄牙代表在今天的发言中并没有反驳对他的国家提出的指控,虽然他很想这样做。然而关于外国垄断集团,他却提出了某些论点。看一看他所谈到的各有关方面是否也提出了这些论点,将是很有趣味的。我想引用刚果民主共和国副外长所提出的那些很中肯的问题。在十一月八日的会议上,他问道:

“很不幸,葡萄牙和某些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就不存在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吗?这些因素的存在从所谓葡属非洲正在发生着的事情中可以找到证据。”〔同上,第35段。〕

在此之前,他曾提出过另外一个很中肯的问题:

“怎么会有这样大批的雇佣军能够离开他们的国家,经过里斯本,到达安哥拉,并且继续在那里进行训练呢?一句话,是谁给他们出的钱?归根到底,又是谁从这些罪恶中得到好处?”〔同上,第34段。〕

134. 我刚才引用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起人证明葡萄牙有罪的讲话,不过他们的讲话回避了尊敬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希望澄清的问题。他们这样做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回答这些问题就等于把责任追到自己的家门口。

135. 实际上,在非洲活动的主要垄断集团多半都有相当多的美英资本参与经营,或者受到美英资本

的全面保护。如果我们想把责任追究到底，我们势必深入到事情的根源，并且呼吁结束外国垄断集团对非洲人民的剥削。这些外国垄断集团当然是和葡萄牙串通在一起活动的，不过它们也从为它们提供资本来源的国家那里，即美利坚合众国和它的最亲密的盟国那里，得到保护。

136. 刚果代表在十一月八日的发言中，请求安全理事会注意他的一些请求并对其请求加以处理。他的第一个请求是，根据新的局势，安全理事会“对葡萄牙的态度要进行毫不含糊和毫不迟疑的谴责”，因为葡属领土正在被用来作为组织雇佣军入侵刚果的基地。他又说：

“我的第二个请求……是重申安全理事会已往关于这一问题的各项决议，特别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第二二六号决议和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第二三九号决议。

“我向安理会提出的第三个请求是对整个雇佣军政策进行谴责。”〔同上，第39和40段。〕

137. 雇佣军的活动是非洲继续不断的灾祸的来源之一。其他发言人只谈到了雇佣军效劳的目的，他们是如何被雇佣的，国际金融界又是如何利用他们的。我们认为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现有雇佣军，不论是谁在利用他们，安全理事会都应该采取适当的行动，而且这种行动应该严格加以执行。

138. 刚果代表进一步要求，“那些同葡萄牙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应该拒绝支持它所从事的活动”〔同上，第41段〕。我们知道，这些国家是哪些国家。它们一定能够有效地迫使葡萄牙停止它现在的活动。当然，它们必须采取真正严肃的措施，而且如果它们愿意这样做的话，它们能够终止这些活动。最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代表要求一些雇佣军所属的国家，在雇佣军离开布卡武之后，“必须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他们通过惯用途径发动另一次袭击。”〔同上，第43段。〕

139. 显然，我们赞成并支持刚果代表向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们提出的这些请求。但是，在我国代表团看来，这些决定和措施不见得能消除正在扰乱着非洲和作为非洲心脏的刚果的灾殃。为了结束这种危险的局势，显然必须迫使葡萄牙尊重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和联合国的决定。但是，我们也必须制止国际垄断集团的恶毒活动。正是这些国际垄断集团通过这些活动组织了对非洲各国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而且还正在使这种剥削继续存在下去。

140. 但是，这只是一些治标的办法。为了使这种事件和企图不再扰乱非洲的和平或造成对非洲国家内政的干涉，从而使这些活动不再发生，那么联合国所有的组织，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帮助非洲各国人民永远消除这个灾祸的来源——殖民枷锁。只有到了那个时候，非洲大陆各国人民才能谈得上真正的和平发展，才能建立起自己想望的生活。

141. 最后，我想说明，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将支持在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范围内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任何有效措施，以便从刚果和全非洲的政治舞台上把雇佣军和雇佣军的活动统统取消掉。

142. **主席：**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对我的国家和我个人说了许多客气和鼓励的话，我谨代表我国政府和我个人向他致谢。

143. **刘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和大家一起祝贺你荣任安理会主席。

144. 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对于它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受到从一个邻国的领土上来的外国雇佣军的威胁一事进行控诉，这是一年来的第三次了。

145. 当然，对刚果来说，外国干涉并不是新鲜事。自从它独立以来，外国干涉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于这个不幸的共和国。只是最近以来，外国雇佣军才在布卡武地区造成了大量的破坏。布卡武的雇佣军刚一被击退，一批新的雇佣军又到了加丹加。刚果民主共和国在独立七年半以后，竟然还受到外来的干涉，这是安全理事会不能不关心的事件。自从一九六〇年年中以来，安全理事会就一直在处理外国干涉刚果的问题。

146. 刚果政府在它的控诉中指责说，侵入加丹加的雇佣军来自葡萄牙领地安哥拉。如果真是这样，葡萄牙当局显然没有遵守安理会四个多月前即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通过的第二三九号决议。该决议谴责“任何国家为了达到推翻联合国会员国政府的目的而

继续允许或容忍招募雇佣军，并向他们提供方便”。该决议还特别呼吁“各国政府保证它们的领土和它们所控制的其他领土以及它们的国民，不会被用来策划颠覆活动以及进行以推翻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为目标的雇佣军的招募、训练和转运”。

147. 该决议的条文是非常清楚的。显然，葡萄牙政府有明确的责任来防止任何一帮武装人员把安哥拉领土用于策划颠覆或作为发动入侵的基地。我们承认，要想彻底弄清涉及目前事件的一切事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根据刚果民主共和国副外长的发言以及其他方面的报道，可以肯定地推论出：雇佣军确实来自安哥拉。

148. 联合国自从介入刚果事件以来，一直坚守下列原则：必须保持刚果的统一、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刚果不能成为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战场；刚果人民必须获得在没有外来干涉下按他们自己的方式发展其制度和资源的机会。安理会在讨论当前的控诉时，仍然应该继续坚持这些原则。

149.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该认真考虑刚果副外长在十一月八日的发言〔第一三七二次会议〕中提出的建议，以便永远消除雇佣军对刚果造成的危险。更不用说，每一个国家，尤其是与刚果毗邻的国家，都有重大的责任来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雇佣军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和条文。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受到世界舆论最强烈的谴责。

150. **主席：**为了让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行使其答辩的权利，现在请他发言。

151. **卢特特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感谢你在这么晚的时刻还让我发言。在我上次对安理会的发言中〔第一三七二次会议〕，我曾经表示抱歉，因为我不得不再次谈到一篇毫无实质性内容值得我们综合起来加以批判和重复的发言。但是，今天听到各位代表们的发言后，我认为必须澄清几点由于葡萄牙代表的发言可能引起的含混之处。

152. 首先，听起来可能是似是而非的，我要向各位代表们表示我对葡萄牙代表米兰达先生的诚恳的钦佩。米兰达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也是一位有才干的人。同时，我实在同情他现在的处境。我觉得，

他是奉命而来为任何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辩护的。但是，当他的政府正处于慌乱状态或者至少象是处于慌乱状态时，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一段时间以前，我们从一家电视台上同样地听到葡萄牙外交部长诺格拉先生在华盛顿发表的声明，同时我们都熟悉葡萄牙驻美国大使加林先生不久以前发表的声明。我不想对这些声明作任何进一步的评论。在我自己的发言中，我尽可能地试图把我向安理会提出的控诉作些限制。但是，因为葡萄牙代表象他经常做的那样把全部老一套的论点拿了出来，我不愿意让安理会的代表们留下这样一个不愉快的印象。我将从哪里说起呢？象我一向做的那样，我还是谈谈那个老问题吧，就是一九六六年葡萄牙驻金沙萨大使馆被劫的著名事件。按照葡萄牙代表的说法，这一行动是由刚果政府指使作为反葡萄牙情绪的一次示威而采取的。事实证明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下面我要加以说明。

153. 这是一伙不守纪律的人干的事。共和国最高当局一得到消息后，立即加以干预。我们即刻向里斯本政府道了歉。我不知道葡萄牙代表是否知道此事，但是当时我们确实道了歉。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下令进行彻底调查，并把有责任的人监禁起来。当葡萄牙代办回到金沙萨时，我们照常收到一份照会，承认刚果政府确已尽了最大努力来阻止事态的发展。后来，当一群青年人试图举行示威时，共和国总统亲临出事地点，使示威者平静下来。我极为怀疑，这样关心负责的态度在别的国家能否找到。很不幸，在一些国家，这样的事件是天天出现的。事实上，就在我们谈过多次的一九六六年第二二六号决议通过的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这个组织得这样好的国家里，警察部队这么管用，政府情报渠道又是这样灵通，还会发生什么呢？发生了悲剧性的事件。这次事件现在我不愿意多说了。我指出这些事情，为的是要说明，葡萄牙大使馆的不幸事件只能被认为是不守纪律的一伙人的行动，而这种人遗憾地说在任何国家都有。

154. 第二，我们听说刚果政府的行动是由反葡萄牙情绪所鼓动的。但是，葡萄牙代表团是否知道，目前有多少葡萄牙人平安地居住在刚果，做他们的生意，谋他们的生活？这些人有多少次被扰乱过？葡

牙代表由于急于找出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他所谓的刚果政府的反葡情绪，他指控我们庇护这一伙人。

155. 让我们来说一说事实真相。联合国各个机构，包括大会在内，通过了无数次的决议，想促使葡萄牙实行非殖民化。所有这些决议得到了什么结果呢？一点结果也没有。恰恰相反，安哥拉受到了野蛮的镇压——这就是唯一恰当的字眼。安哥拉人有什么手段可以保卫自己对付里斯本所用的火箭、大炮和飞机呢？他们唯一的保卫手段就是逃亡。而他们逃到哪里去呢？到我们这里来。曾经访问过刚果的非洲统一组织的各种委员会都有机会亲自看到了所有逃亡出来的人的悲惨情况。他们逃亡出来，把他们的国家放弃给了侵略者和骗子。这就是被认为受到我们庇护的那伙人的真相。

156. 我还要说第三点。在安全理事会第一三七二次会议的逐字记录中，葡萄牙政府宣称，我们的各次发言是自相矛盾的。显然，是指我们说过葡萄牙政府提供了飞机和军队。但是，在我们的发言中，哪里也找不到我们曾说过这样的话。采取这样的说法就是要制造混乱，而这是进行破坏的一种形式，对此我必须提出抗议。

157. 葡萄牙代表在十一月八日〔第一三七二次会议〕的发言中否认我们的指控，他说，我国外交部长的信是我们能够依据的说明安哥拉有雇佣军的唯一根据；而要去证明那里没有雇佣军，他仅仅引用了葡萄牙政府的一个声明。好一个证据！在安哥拉存在着雇佣军营地，而且刚刚攻击了我们的那批雇佣军来自安哥拉，这些事现在全是公开的秘密。所有在这里发过言的人，即使是那些用隐蔽的词句说话，以便在毕竟是一个朋友的国家面前把他们自己掩饰起来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这帮雇佣军来自安哥拉。我们并不是唯一地要说明这个事实的人。

158. 当我们把照片交给安理会时，葡萄牙人说照片是伪造的，绝对没有价值。当我提交这封信时（我要再次提请安理会注意这封信），葡萄牙人说什么呢？这是一个伪造品。葡萄牙代表刚才在发言中说了一些什么呢？要我收回我说过的一些话，因为据他说这些话对他的政府是有恶意的。说我交出来的是一个伪

造品，葡萄牙代表是在指控我国代表团有诈骗行为。我希望，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他应该把那种指责的话收回。无论如何，就我个人来说，信就在这里。如果葡萄牙代表仍然想要辩解说这是一个伪造品，那么，他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和比利时外交部联系，因为文件就是承蒙该部提供给我们驻布鲁塞尔大使的，这里是该文件的照相复制本。但是，对于葡萄牙代表所说的话，我们真正还需要多费唇舌吗？我们懂得要相信什么和不要相信什么。

159. 现在我想谈一下刚才葡萄牙代表所讲的话。根据他所说，曾经被列举出姓名的雇佣军都不是属于葡萄牙国籍。但是，我们并不特别关心他们的国籍是否为葡萄牙。那是不重要的。里斯本政府是否给他们飞机也是不重要的。葡萄牙代表又一次企图把问题搞混，提出了一个与此事有关的所有国家的名单。自然，那些在雇佣军中有其国民的国家也牵涉在内。不过，我们对葡萄牙的控告是，它卑鄙地装着看不见雇佣军利用安哥拉作为训练基地，从那里他们最后又能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动攻击。这些就是我们控告的理由。

160. 葡萄牙代表继续说，他十分清楚一伙兵痞在刚果所造成的困难。但是，这些兵痞难道不正是我们所指的雇佣军吗？然后他继续对出现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进行了冗长的分析。他说，既然里斯本政府应该信赖各国所颁发的身份证件，那么，所有在雇佣军中有其国民的国家应该向这些国民拒发护照。我表示同意。但是，葡萄牙代表应该完全诚实，而不应当对他所引用的纽约时报上同一篇文章所揭露的事件保持沉默。

161. 我说的事件是：在运送军事装备的飞机中，有一架的登记手续是不正常的。美国大使显然想使里斯本政府注意这一事实。里斯本政府如何处理此事呢？葡萄牙代表应该告诉我们。这架飞机是完全重新油漆过的，并且同其他有正常登记手续的飞机混在一起。我们应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呢？

162. 我不想再多说了。但是，主席先生，至少让我直言不讳地向你和安理会各国代表们提出要求，在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想特别提醒安理会注意它应负

的责任。我满意地听到联合王国代表强调了安理会的责任。随后许多发言人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

163. 阿尔及利亚代表刚才强调指出, 国际关系已跌落到很低的水平。令人感到惊异的是我们所谴责的一些事情或在一定条件下谴责的一些事情, 虽经反复提出, 现已不能触动某些人的良知。已经流了血, 并且继续流着血。而有些人最多也只不过是表示一下关心而已!

164. 每一个人都承认, 安哥拉已被利用作为进攻我国的行动基地, 但是有人却拒绝承认这是一种侵略。我们拒绝谴责葡萄牙, 或者拒绝从这一情况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情。

165. 然而, 我要感谢美国政府, 当它获悉这一消息后, 立即对葡萄牙政府提出了抗议。比利时政府为了保护其国民的安全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166. 我要重申我在十一月八日对安理会各位代表们的讲话。我所要求通过的决议其本身不是目的, 而只是一种手段。我们所寻求的只是和平, 而不是其他。这样, 我们才能从事劳动并能抚养我们的孩子。这样, 居住在我国的外国人才可以生活下去并兴旺起来。这样, 我国的田野上才可以生长庄稼。这样, 才可以维持我们现有的社会基本结构。这样, 才可以使我们的孩子在和平与安宁中成长。我们不要求别的, 我们只要求安理会采取适合当前局势的有效措施。我们承认某一局势存在还是不承认其存在, 这样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局势确实存在, 就必须采取妥善的办法加以解决。

167. 以上就是我向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们所要说的。如果我能够多讲几句, 我愿回顾一三七二次会议上法国代表的建议。他在发言中表示, 法国将支持任何有助于在国际范围内采取措施来消除雇佣军罪行的提案。

168. 也许我的建议可能不属于安理会直接或特有的职权范围内, 但是, 这样做可以使联合国会员国了解我所要作的建议, 即: 可否宣布, 凡攻击任何政府的雇佣军都是侵犯人权的罪犯, 应由国际警察部队之类的国际组织随时随地予以追踪逮捕? 这一措施和我所提议的其他措施如果同时予以执行, 可能不是决

定性的步骤, 但是我相信, 这至少是在反对人们所厌恶的可耻事件的斗争中所迈出的第一步。

169. 这就是我所要说的。很抱歉, 我占用了安理会这么长的时间, 但我感到, 我所说的是我应尽的职责。

170. **主席:** 现在我请葡萄牙代表发言, 行使他的答辩权。

171. **米兰达先生(葡萄牙):** 让我首先感谢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对我个人的品质说了一些亲切的话。他太客气了。既然我在感谢他, 就必须进一步感谢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消息, 那就是: 星期三他的发言所涉及的比利时文件确实是由比利时政府提供给他的。

172. 谈到这里, 我必须对他所提出的论点发表几点意见。对他所说的在安哥拉进行着的所谓“野蛮镇压”, 我必须立即予以驳斥。尽管这种神话在流传, 但安哥拉并不存在野蛮镇压。不难理解, 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所指的极可能是对那些由刚果潜入安哥拉的凶手进行的镇压。如果他说的是这个意思, 那么, 当然我必须告诉他, 葡萄牙当局有责任去保护安哥拉居民, 并且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173. 其次, 他再次提到那些证物。关于这些照片, 他把我本来没有的意思强加于我。我确实没有意思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想欺骗安理会。当我说照片可以伪造的时候, 我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这个。任何人都可能伪造照片, 用来骗人。这些照片可能欺骗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代表, 使他信以为真, 并把它们提交到安理会。实际上, 我的话归结起来就是说,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可能是上当受骗了。

174.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再一次引用纽约时报的话, 想说那架没有标记的飞机在里斯本可能找得到。如果说今天下午早些时候我在发言中提到了纽约时报, 这是因为十一月八日星期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和安理会其他代表们曾提到过纽约时报。我仅仅是为了分析纽约时报的文章而读了其中的一些话而已。

175. 但是, 在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作了明确的

保留。我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不从《纽约时报》或任何报纸上寻找我们的论据。因此，我们并不接受报纸上刊登的一切东西，即使是非常受人尊重的《纽约时报》也是一样。我们并不把任何东西都看成是真实的。因此，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不能从我关于《纽约时报》的讲话中找到论据。

176. 但是，他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据说在安哥拉有一些被用来对刚果进行非法活动的基地的问题。我必须首先提醒安理会注意的是，在安理会上没有人提出任何证据能证明在安哥拉有基地，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有人从安哥拉渗入到刚果。甚至连那封有名的比利时信件也没有谈到有谁从安哥拉向刚果渗透的事。这封信提到的全部事实是：一些有病的和受伤的难民被疏散到安哥拉。

177. 因此，关于所谓任何雇佣军从安哥拉渗入刚果的事，没有人在这里提出丝毫的证据。如果我理解得正确的话，在这里已发过言的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们——至少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说过，这是一种推测，这种推测可能是由于在距安哥拉边界不远的地区进行着某些战斗这一事实而得出的。但是，我也必须指出，这不能成为根据。事实上，我怀疑，战斗贴近安哥拉的边界是否就能证明这一推测是正确的。且不谈这一点，我必须再次最明确地否认在安哥拉过

去或现在有任何用于反对刚果的雇佣军基地。我必须再次最明确地否认，曾经有过任何武装的或非武装的人员从安哥拉渗入刚果。

178. 我当然提到过我国政府发表的声明。事实上，我不能做得比它更好。正象我在星期三第二次发言中指出的〔第一三七二次会议〕，我认为，同时我感到安理会也必须认为，这个声明是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负责的政府所作的声明。我是在重申我在星期三的发言。

179. 如果要求我证明声明中所包含的内容，我必须说，我不能证明不存在的东西。如果没有基地，如果没有雇佣军，我就不能证明从来都不存在的东西。一个人只能证明存在的东西。因此，在这里我要重申我星期三的发言：那里没有基地，那里没有雇佣军。如果对这个声明的真实性有任何怀疑的话，我在这里重申我星期三的发言：欢迎安理会进行调查。

180.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再没有发言的人了。在我事先协商的基础上，看来安全理事会的各位代表们赞成把我们下次讨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控诉的会议安排在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二下午三时三十分。如果没有反对意见，这项提议就算通过。

下午七时十分散会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